

爱之 荒漠



(美) 哈罗德·罗宾斯 著
宋德利 译



I712-4
236
3

爱之荒漠

043301



女子学院 0060083

Harold Robbins

WHERE LOVE HAS GONE

根据美国Trident Press 1969版译出

爱 之 荒 漠

Ai Zhi Huangmo

(美) 哈罗德·罗宾斯著

宋德利 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270,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1 $\frac{1}{2}$ 插页:2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4,680

责任编辑: 王 焯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杜凤宝

ISBN 7—5313—0163—6/I·151 定价: 3.80元

内 容 提 要

一桩突兀、罕见、令人费解的情杀案……

卢克·凯里，一个被情爱捉弄、欺骗而又苦苦期待改变自己命运的男子汉。娜拉，他的第一个妻子，她一直做着疯狂的色情梦，唯一的责任就是满足自己淫饥似火的肉体。丹妮，他们的女儿，一个在爱之荒漠奋力挣扎的情种，她的悲剧给人以最惊心的反思。西西里亚·海登，丹妮的外婆，她虽才智过人，却无管教伤风败俗的亲生女之力。

一部描写性道德、性心理的非凡之作，一部力透纸背的情爱启示录。本书以冷漠的笔触和深邃的洞察力而风靡世界，它的作者哈罗德·罗宾斯，更被誉为世界上最受欢迎小说家之一。

AIZHIHUANGMO AIZHIHUANGMO

〔美〕哈罗德·罗宾斯著 宋德利译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卢克篇（周五之夜）	1
第二章	娜拉篇	31
第三章	卢克篇（周末）	148
第四章	丹妮篇	187
第五章	卢克篇（判决）	336

第一章 卢克篇（周五之夜）

1 这是失败者的一天。

上午，我失了业。下午，电视节目中迈理斯把球打出了界，失了一球。虽说还有四局球没赛完，可是当电视记者们跟着他在球垒里转的时候，你只要瞥一下辛辛那提队队员的面部表情，就会感到这个电视系列片已告结束。晚上，来了个电话。我当时正在床上辗转反侧，双眼凝视着黑灰色的天花板。我从床上爬起来，听到伊丽莎白在另一张床上假装睡着的声音，就只好尽量不出动静。

长途电话台接线员用呆板的声调空洞地喊：“卢克·凯里先生，请你接长途。”

“请讲，”我说。

这时，伊丽莎白自己打开灯。她坐在床上，淡黄色的长发披散着垂在她裸露的双肩。

“谁呀？”她轻声地说。

我用手捂着话筒：“不知道，”我很快地说，“长途电话。”

“可能是关于在代多纳找工作的事，”她满怀希望地说，“你写信询问的那个工作。”

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略带一点儿西部口音：“凯里先生？”

“是。”

“卢克·凯里先生？”

“是，”我说。我开始有点厌烦。如果有谁要和我开玩笑，我可没那个心思。

“我是旧金山警察局的乔·夫林警官。”那种面部口音更清楚了。

“你有位名叫丹妮尔的女儿吗？”

一阵突然的恐惧使我心中一震。“对，我有，”我急促地说。“出了什么事？”

“我想是这样，”他慢条斯理地说。“她刚杀了人！”

精神反射十分滑稽。好一会儿工夫我差点儿笑出声来。我眼前出现这样的惨状：她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血淋淋地躺在某一条幽静的路上。

我咬住舌头控制着自己，本想说：“讲完了吗？”可是却大声说了这么一句，“她没事儿吧？”

“她倒是没事儿，”警官回答说。

“我可以和她说话吗？”

“那得等到明天早晨以后，”他回答道。“她现在正在去少年管教所的路上。”

“她母亲在那儿吗？”我问。“我能和她说话吗？”

“不行，”他说。“她正在楼上她的房间里歇斯底里大发作呢。我想医生可能得给她打一针。”

“那里有我能与之谈话的人吗？”

“戈顿先生陪你女儿去少管所了。”

“是海里斯·戈顿吗？”我问。

“是，”他回答道。“是那位律师。就是他叫我给你打的电话。”

海里斯·戈顿，律师，那里的人们都那样称呼他。他是那里出类拔萃的律师，但也是最敢要价钱的一位。我该放明白些，在我们的离婚案中，他是代表娜拉的，而且还搞了我请的律师的鬼。我开始感觉好些了。如果娜拉请了这么个人，那她可至少用不着再歇斯底里了。

那个警察的话中带有一种奇怪的味道。“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女儿杀的是谁吗？”

他说“杀”时，听起来象“插”。

“我现在还不相信，”我说。“丹妮尔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她还不到十五岁。”

“她可真是个熟练的杀手啊，”他冷冷地说。

“被杀的是谁？”我问。

“汤尼·里西欧，”他说。接着他又说出一些令人生厌的话，“你妻子的男朋友。”

“她不是我的妻子，”我说。“我们早已离婚十一年了。”

“你妻子的工作间里放着一些雕塑用的工具。她就是用雕塑刀把他刺了个透心凉。那真象刮脸刀片一样锋利，要是刺起他来还不就象用刺刀似的。整个现场都是血。”我想他准是没听见我的话。“情况象是她们俩都爱上了他，而那孩子忌妒了。”

我感到一阵恶心涌向心头。我使劲儿地吞着，把它压了下去。“我了解我的女儿，警官先生，”我说，“我不明白她为什么杀他。但是，如果她真的杀了他，我敢用生命担保，不是那个原因。”

“你有六年多没有见到她了，”他坚持着说，“孩子们在



六个年头中是会变化的，长大了嘛。”

“那可不是变得去杀人，”我说。“不是丹妮尔。”我还没等他再说什么就撂了电话，转身上了床。

伊丽莎白凝视着我，她那双蓝眼睛睁得大大的。

“你听见啦？”

她点点头，迅速地跳下床，穿上睡袍。“但是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我呆板地说。“她还是小孩子，她只有十四岁半。”

伊丽莎白拉起我的手：“到厨房去，我弄点儿咖啡喝。”

我一直坐在那里如坠五里雾中，后来她把一杯热咖啡送到我的手中。这正是那种时刻，一个人想着各种事情，然而，真的说起来，又什么也没想。无论如何什么也记不起来了，也可能记起那么一点点。就如同一个小女孩儿初进动物园。我所记起的或许只是朝着拉霍亚海中激起的浪花大笑，或许只是孩子低沉的声音。“住在船上该多好玩呀，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和我们住在船上，而偏要住在旧金山山顶的一间大破屋子里？”

每当想起丹妮尔把“旧金山”说成“旧亲山”，我就不禁哑然失笑。这时常使娜拉感到厌烦，因为娜拉总是咬文嚼字那么精确。娜拉干什么也总是那么精确，每件事干得都让人看得过去，她是一位讲究外场的女人。娜拉·玛格丽特·西西里亚·海登，就在她的体内流动着古老的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先生们所独具的傲慢的血液，流动着当初为西部铁路铺轨的爱尔兰人的热血，而且就在她每一条血管中还有新英格兰银行大亨那种冰冷在循环不息。而这些东西搅拌在一起，就产生了一位女士，她有财产，有权力，有土地，而且一种出奇的才能使她在所有人

中鹤立鸡群。

不管是石头，是金属，还是木头，只要经娜拉一摸，就会妙手回春似地赋予了形状，赋予了生命。然而，又正是这个娜拉一翻脸便毁掉了这一切。这个，我知道，因为娜拉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了解。

“快趁热把咖啡喝了吧。”

我抬起头来看见伊丽莎白正死死盯着我。我呷着咖啡，感到一股暖流钻进我冰冷的饥腹中。“谢谢。”

她对着我坐下来：“你想得太远了。”

我硬着头皮把思绪拉回到她跟前儿来。“我刚才在想。”

“在想丹妮尔吧？”

我轻轻地点点头，心中感到一阵内疚。此时，娜拉则别是一番心境，在自己思绪万千的头脑中情不自禁地产生某种情感，这不是我的习惯。

“你打算怎么办？”伊丽莎白问道。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的声音和蔼可亲：“可怜的孩子呀。”

我没有作声。

“起码她母亲该陪着她。”

我苦笑一笑。娜拉从不和任何人在一起的。仅仅她自己。

“娜拉刚犯过歇斯底里。医生让她昏睡一会儿。”

伊丽莎白注视着我。“你是说丹妮尔没有人陪着。”

“她们的律师和她一起去了少管所，”我说。

伊丽莎白又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抬起脚站起来走向柜橱。她放下另一只杯子，从水槽旁滴水板上拿起一只小勺儿。她的手颤抖着。小勺儿掉在软木亚麻细布地板上。她刚想抬起

043301

来却又停下了。

“真倒霉！”她诅咒着。“我怎么这样粗手粗脚。”

她从碗架上又拿了一只小勺儿，我从地上把那只勺拾起来。她在杯子里倒上了咖啡，然后坐下来。“这时候怀孕真不是时候。”

我朝她笑了笑：“挨骂怨的不光你一个，我也有份。”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感到这么蠢笨无用，就象一滩泥，尤其是现在。”

“别说傻话了。”

“我并不傻，”她说。“你不想要这个孩子，我可想要呢。”

“看你现在又说傻话了。”

“你有了一个女儿，”她说，“那对你已经够了。我也想为你生个孩子。我想，我是不是忌妒她了。我想起码用一种办法能证明我和娜拉一样好。”

我绕过桌子走到她身边坐下来。她仍在看着我。我用手捧过她的脸：“你什么也用不着证明。我爱你。”

她的目光仍没有离开我。“我看到了提起丹妮尔时你的面部表情。你想她。我想，如果我们有一个孩子，你就不会那么想她了。”

泪水突然从她的眼中涌出来。她一把抓起我的手，移到她那圆乎乎硬梆梆的肚子上：“你也爱我们的孩子，对吗，卢克？就象爱丹妮尔那样？”

我弯下身来，将脸紧紧贴在她腹中的小生命上：“你知道我会那样的，”我说。“我现在就爱她。”

“也可能是个男孩儿。”

“没关系，”我低声说。“你们两个我都爱。”

她用手把我的头捧到她的胸前。她紧紧地抱着我。“你必须得到那儿去。”

我从她的双臂间缩了回来：“你疯了吗？你们娘俩要在住医院前等好几个星期呢。”

“我会安排好的，”她低声说。

“我的钱该怎么花呢？今天上午我失业了，记得吗？”

“我们在银行里差不多存了四百美金了，”她说。“你呢，可以将最后一星期的工资支票带在身边。”

“一百六十美金！我们还要靠它过活呢。我要找到工作可能还得几个星期。”

“从芝加哥到旧金山，乘喷气式飞机只用三个半小时，”她说。“来回机票花不上一百五十美金。”

“我决不能那样做。我不能。我们要用那笔钱去付住院费。”

“我主意已定，”她说，“你去吧。我知道，如果丹妮尔真是我们的孩子，那我就认头了。”

她伸手去拿墙上的电话：“你上楼去收拾一下，我往机场打个电话。你穿上那套炭灰色的法兰绒服，那是你唯一象点样儿的衣服了。”

2 我打开衣箱，将东西摊在床上，站在那里正愣神儿，伊丽莎白走进了寝室。“两点半有一架飞机从奥海尔起飞，”她说，“中间停一站，海岸时间早上四点钟你就可以抵达旧金山了。”

我只是站在那里呆看着那只小帆布袋，感到有些麻木不仁。那消息仍在不断地向我袭来。

“抓紧时间洗个淋浴，”她说，“我来收拾。”

我不无感激地望着她。伊丽莎白干什么也不用人叫，不知为何原因，她什么都知道。我于是走进了澡间。

我从镜子中看着自己的脸。我的眼窝深深地塌了下去，看起来眼珠象是沉了进去似的。我伸手去拿刮脸刀。我的手还在抖着。

“整个现场都是血。”警官的话又闯入我的脑海。刮脸刀太蹩脚。我不能在早晨刮。我走进喷嘴喷出的水中，把水龙头拧到最大限度。

等我出来，行李已收拾好了。我走进了盥漱室。

“我把你的衣服整理好了，”伊丽莎白说。“在飞机上穿肥腿裤和运动茄克衫。把礼服弄皱了不好。”

“对，”我说。

我刚系完领带，电话铃又响了。伊丽莎白拿起了电话。“你的，”她说，将话筒递给我。

“喂。”

对方没告诉我是谁。无论到了哪儿，我都能听得出那文静的声音。是我岳母。和往常一样，做准备工作从不浪费一点时间。“我们的律师戈顿先生认为如果你能到这儿来就太好了。”

“丹妮尔怎么样？”

“她挺好。”老太婆说，“我已为你们夫妻俩在玛克·豪波克因斯预订了一套房间。在机场拿到机票后，打电报告诉我你的飞机号码，我要在机场用汽车接你。”

“不了，谢谢。”

“现在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她急迫地说，“我知道你手头拮据，但我觉得，你女儿的幸福更为重要。”

“丹妮尔的幸福一直是最要紧的。”

“那你为什么不来？”

“我没说不来。我只是说不想给你添麻烦。我可以自掏腰包。”

“还不是一回事，你说呢？”她问。“你的脾气有所改变吗？”

“你呢？”我反问道。

沉默了片刻，又传来了她的声音——比原先有点冷淡，也更清楚了：“戈顿先生要和你讲话。”

他的声音低沉而亲热。你不了解他，你就会上当。他说话柔中带刚：“你好，凯里少校？好久不见了。”

“是呀，”我说。自从在法庭办理离婚案后，好象有十年光景了。但我并没有向他提醒这点。他会准确地记得从那时到眼下这段时间的。“丹妮怎么样了？”

“她很好，凯里少校，”他肯定地说，“法官看到那可怜的孩子受刺激的状况后，就委托我监护她。她现正在楼上，在她外婆这里，正睡觉呢。医生让她吃了安神药。”

不管喜欢不喜欢他，我反正很高兴，因为他支持我们。

“明天上午十点钟，必须将他送回少管所，”他说，“我想，如果你能到这儿陪伴她就好了。”

“我能去。”

“好。你能在早晨七点钟与我们共进早餐吗？有不少事情，我们该一起研究一下，在电话里就不便捷了。”

“好，”我说，“七点钟吃早饭。”

停了一会儿，海登太太又回了话。我觉得这老太婆在极力表示友好。“我十分渴望见到你现在的妻子，卢克。”

“她不来。”

我能听出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惊讶不已的口气。“为什么不来？”

“因为她正怀孕，”我说。“眼下这几天每天都可能分娩。”

这之后，我们都没有再说什么，所以我就说了声再见。可是，我刚放下电话，电话又响了。还是海里斯·戈顿。

“还有一件事，凯里先生。请你先别向任何记者讲话。在我们谈话之前，你不要发表任何讲话，这很重要。”

“我明白，戈顿先生，”我说着挂了电话。

伊丽莎白向澡间走去：“我收拾一下就开车去奥海尔。”

我迟疑地望着她：“你觉得你该去吗？我可以叫一辆车。”

“别傻了，”她笑着说，“不管你是怎么和那老太婆说的，也还得整整两个星期我才到日子呢。”

我喜欢夜间开车。整个世界都在车灯光线的尽头止息了。你却可以看清你要去的地方，因而会安然无恙，起码你能看得远些，也可以看清楚什么都比一般生活中的事物强。我看着车速表指到了五十，然后慢下来到四十。没什么可急的，连半夜还没到呢。

但是，我们不愿坐在候机室周围等着。那边机场上人影绰绰，我们可以到那儿去活动活动。这样就会感到我们是在做点什么，即便是没有什么可做。

我用眼角瞟到了火柴在闪闪发光，短暂的光线，投射在伊丽莎白的脸上。

然后，她递过一支香烟放在我的双唇间。我深深地吸了起来。

“你现在觉得怎样？”

“挺好，”我说。

“想聊聊那件事吗？”

“有什么好聊的？丹妮出了事，我要去那里。”

“你这么说就好像早就预料到了，”她说。

我用惊讶的目光瞥了她一眼。她有时真太好了。她能恰到好处地从我内心世界中挖掘出一些连我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思想。

“我并没有料到这个，”我平淡地说。

她的香烟在闪着光：“你料到什么啦？”

“我也不知道。”

可是，这并不真实。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预料着什么。有一天，丹妮尔曾打电话告诉我，她想和我在一起，不愿和她母亲在一起。然而，十一年的光景早把这种幻梦搅得依稀难辨了。

“你不认为警察的话中有话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着又想了想，“说真的，我敢担保他并非是话中有话。如果真是话中有话，可能就是说是娜拉杀的他。对作过的事情娜拉是从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的。”

伊丽莎白不说话了，我继续浮想联翩。那是娜拉的惯技，对娜拉唯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保住她所需要的一切。我还记得在法庭的最后一天。

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已解决。她离婚了。我被击败了，几乎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然而她却得到了所要的一切。唯一遗留下来的就是丹妮的监护问题。

为了此事，我们走进了法官办公室。那也许只是个手续问题。我们早已同意，让丹妮和我在拉霍亚海的船上，每年住上十二个周末和半个夏天。

我坐在法官对面的椅子上，我的律师在解释那个协议书。法官点点头，然后转向海里斯·戈顿：“我看这个安排挺公平，